

阿志跋綏夫著
魯迅譯

工人綏惠略夫

文學研究會叢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阿志跋綏夫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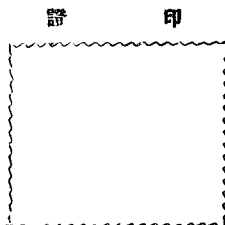
魯迅譯

工人綏惠略夫

文學研究會叢書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The Workingman Shevyrev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會叢書）
 工人綏惠略夫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俄國 M. Artsybashev

譯者 魯迅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開封 鄭州 西安 漢口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後

魯迅

阿爾志跋綏夫 (M. Artsybashev) 在一八七八年生於南俄的一個小都市；據系統和姓氏是韃靼人，但在他血管裏夾流着俄、法、喬其亞 (Georgia)，波蘭的血液。他的父親是退職軍官；他的母親是有名的波蘭革命者珂修支珂 (Kosciusko) 的曾孫女，他三歲時便死去了，只將肺結核留給他做遺產。他因此常常生病，一九〇五年這病終於成實，沒有全愈的希望了。

阿爾志跋綏夫 少年時，進了一個鄉下的中學，一直到五年級；自己說：全不知道在那裏做些甚麼事。他從小喜歡繪畫，便決計進了哈理珂夫 (Kharkov) 繪畫學校，這時候是十六歲。其時他很窮，住在污穢的屋角裏而且挨餓，又缺錢去買最要緊的東西：顏料和麻布。他因為生計，便給小日報畫些漫畫，做點短論文和滑稽小說，這是他做文章的開頭。

在繪畫學校一年之後，阿爾志跋綏夫便到彼得堡，最初二年，做一個地方事務官的書記。一九〇一年，做了他第一篇的小說都瑪羅夫（Pasha Tumalov），是顯示俄國中學的黑暗的；此外又做了兩篇短篇小說。這時他被密羅留諾夫（Mirojnov）賞識了，請他做他的雜誌的副編輯，這事於他的生涯上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他終於成了文人。

一九〇四年阿爾志跋綏夫又發表幾篇短篇小說，如旗手戈羅波夫，狂人，妻，蘭兌之死等，而最末的一篇使他有名。一九〇五年發生革命了，他也許多時候專做他的事：無治的個人主義（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us）的說教。他做成若干小說，都是驅使那革命的心理和典型做材料的；他自己以為最好的是朝影和血迹。這時候，他便得了文字之禍，受了死刑的判決，但俄國官憲，比歐洲文明國雖然黑暗，比亞洲文明國却文明多了，不久他們知道自己的錯誤，阿爾志跋綏夫無罪了。

此後，他便將那發生問題的有名的賽寧 (Sanin) 出了版，這小說的成就，還在做革命的故事之前，但此時纔印成一本書籍。這書的中心思想，自然也是無治的個人主義或可以說個人的無治主義。賽寧的言行全表明人生的目的只在於獲得個人的幸福與歡娛，此外生活上的欲求，全是虛偽。他對他的朋友說：

『你說對於立憲的煩悶，比對於你自己生活的意義和趣味尤其多。我却不信。你的煩悶，並不在立憲問題，只在你自己的生活不能使你有趣罷了。我這樣想，倘說不然，便是說謊。又告訴你，你的煩悶也不是因為生活的不滿，只因為我的妹子理陀不愛你。這是真的。』

的煩悶既不在於政治，便怎樣呢？賽寧說：

『我只知道一件事，我不願生活於我有苦痛，所以應該滿足了自然的欲求。』

賽寧這樣實做了。

這所謂自然的欲求，是專指肉體的欲，於是阿爾志跋綏夫得了性欲描寫的作家這一個稱號，許多批評家也同聲攻擊起來了。

批評家的攻擊，是以爲他這書誘惑青年。而阿爾志跋綏夫的解辯，則以爲「這一種典型，在純粹的形態上雖然還新鮮而且希有，但這精神却寄宿在新俄國的各個新的，勇的，強的代考者之中。」

批評家以爲一本賽寧，教俄國青年向墮落裏走，其實是武斷的。詩人的感覺，本來比尋常更其銳敏，所以阿爾志跋綏夫早在社會裏覺到這一種傾向，做出賽寧來。人都知道，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思潮最爲勃興，中心是個人主義；這思潮漸漸釀成社會運動，終於現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約一年，這運動慢慢平靜下去，俄國青年的性欲運動却顯著起來了；但性欲本是生物的本能，所以便在社會運動時期，自然也參互在裏面，只是失意之後社會運動熄

了迹，這便格外顯露罷了。阿爾志跋綏夫是詩人，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之前，已經寫出一個以性欲爲第一義的典型人物來。

這一種傾向，雖然可以說是人性的趨勢，但總不免便是頽唐。賽寧的議論，也不過一個敗績的頽唐的強者的不圓滿的辯解。阿爾志跋綏夫也知道，賽寧只是現代人的一面，於是又寫出一個別一面的綏惠略夫來，而更爲重要，他寫給德國人畢拉特（A. Billard）的信裏面說：

『這故事，是顯示着我的世界觀的要素和我的最重要的觀念。』

阿爾志跋綏夫是主觀的作家，所以賽寧和綏惠略夫的意見，便是他自己的意見。這些意見，在本書第一，四，五，九，十，十四章裏說得非常分明。

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義，改革者爲了許多不幸者們，「將一生最寶貴的去作犧牲，」「爲了共同事業跑到死裏去，」只剩了一個綏惠略夫了，而綏惠略夫也只是偷活在追躡裏，包圍過來的便是滅亡；這苦楚，不但與幸福

者全不相通，便是與所謂「不幸者們」也全不相通，他們反幫了追逼者來加迫害，欣幸他的死亡，而「在別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綏惠略夫在這無路可走的境遇裏，不能不尋出一條可走的道路來；他想了，對人的聲明是第一章裏和亞拉藉夫的閒談，自心的交爭是第十章裏和夢幻的黑鐵匠的辯論。他根據着「經驗」，不得不對於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發生反抗，而且對於不幸者們也和對於幸福者一樣的宣戰了。

於是便成就了綏惠略夫對於社會的復讎。

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新興文學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寫實主義，表現之深刻，在儕輩中稱爲達了極致。但我們在本書裏，可以看出微微的傳奇派色采來。這看他寄給畢拉特的信也明白：

「真的，我的長發是很強的受了託爾斯泰的影響，我雖然沒有贊同他的「勿抗惡」的主意，他只是藝術家這一面使我佩服，而且

我也不能從我的作品的外形上，避去他的影響。陀思妥夫斯奇 (Dostojewski) 和契訶夫 (Tshekhov) 也差不多是一樣的事。雲俄 (Victor Hugo) 和瞿提 (Goethe) 也常在我眼前。這五個姓氏便是我的先生和我的文學的導師的姓氏。

「我們這裏時時有人說，我是受了尼采 (Nietzsche) 的影響的。這在我很詫異，極簡單的理由，便是我並沒有讀過尼采……於我更相近，更了解的是思諦納爾 (Max Stirner)。」

然而綏惠略夫却確乎顯出尼采式的強者的色采來。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終身戰爭，就是用了炸彈和手鎗，反抗而且淪滅 (Untergehen)。

阿爾志跋綏夫是厭世主義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時節，做了這一本被絕望所包圍的書。亞拉藉夫說是「憤激」，他不承認。但看這書中的人物，倚太如綏惠略夫和亞拉藉夫——他雖然不能堅持無抵抗主義，但終於爲愛

做了犧牲，——不消說了；便是其餘的小人物，藉此襯出不可救藥的社會的，也仍然時時露出人性來，這流露，便是於無意中愈顯出俄國人民的偉大。我們試在本國一搜索，恐怕除了帳幔後的老男女和小販商人以外，很不容易見到別的人物；俄國有了，而阿爾志跋綏夫還感慨，所以這或者仍然是一部「憤激」的書。

這一篇，是從 S. Bugow und A. Billard 輯譯的革命的故事 (Revolutionsgeschichten) 裏譯出的，除了幾處不得已的地方，幾乎是逐字譯。我本來還沒有翻譯這書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朋友 C 君給我許多指點和修正，這纔居然脫稿了，我很感謝。

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五日記。

工人綏惠穀夫陶珩

工人綏惠略夫

正當那時候，有人在那裏，將彼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和他們的祭物，攪雜在一處的事，告訴耶穌。

耶穌回答說：你們以爲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

我告訴你們不是；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一至三。

樓梯上面，當黃昏時候，從地下室一直到屋頂上，滿包了黑暗不透明的煙霧，梯盤上的窗戶，都消融在暗地裏了。這時候，在一所住宅的前面，正有一個人拉那門鈴。

黏黏的，用破爛蠟布包封着的門後邊，舊鈴便憤然的抽咽起來，許多時沒有肯靜，他的微細的死下去的哼聲，宛然是一匹絆在蜘蛛網上的蒼蠅，還在不不住的訴說他悲慘的運命。

沒有人到來，這人直挺挺的立着，正像一支樁。他的模樣，在昏暗中間，越顯得十分黑。一匹瘦貓，隱隱的溜下闌干來的，也不送給他一些注意，他立的有這樣靜。他總該有些古怪，如果是好好的快活的人，懷着坦然的心的，便不至於這樣的立着。

樓梯上靜而且冷了，在荒涼的昏暗裏，起上一種黴氣味的烟來，這是從地窖子到屋頂室都填滿了髒的，病的，肚餓的和爛醉的人們的大雜居宅裏發散的惡臭。越到上頭，煙氣便塞的越密，自己造成異樣的黑影，忽然也便會濃厚到正像是一個人形。

遠遠地響着馬車的輪聲，鬧着街道電車的鈴聲從無底的坑的深處——從院子裏——擠出急迫的苦惱的人聲，但在上面却是死而且靜。忽聽得下面的房門合上了，轟的一聲，樓梯口發了抖，應聲便一直傳到全宅。腳步聲響了，人聽得，似乎有人往上走，到梯盤又驟然轉了彎，便一步跨過兩級的走。待到腳步聲已經走上最末的梯盤，在陰暗地裏，就是嵌着窗戶的所在，溜過一個黑影的時候，那站在門前的人，便向着他轉動過去了。

『誰在那里呵，』來人不由的發一聲喊，是吃驚不小的聲音。
站在門前的人便鋒利直截的問道，『這裡有房子出租麼？你也許知道？』

『哦！房子？』

我委實不知道

我想，該有的，你拉鈴就是！

『我已經拉了。』

『阿，在我們這裡是應該格外的拉的，你看，這樣！』

他抓住門鈴，用全力的一拉，鈴並不先行顫動，便立刻發一聲喊，却又忽地停止了，宛然一個裝着蠶豆的，几口鐵筒，滾下階梯去，就被牆壁擋住了似的。於是有些聲響，從微開的門縫裏，在黃色燈光的光線中，現出一個老女人的花白的頂來。

『瑪克希摩跋 (Maksimova)，這裏有人問你的房子呢。』上來的人告

訴說，是一個瘦而且長的大學生。他先向那空氣又酸又溼，彷彿浴場的醃醃的前房一般的廊下的那邊走。他也不再聽老女人說什麼，一徑走過了堆着行李和掛着帳幔，那後面有什麼正在蠢動的廊下，躲進他自己的屋子裏去了。他放下物件，穿着暢開領口沒有帶子的紅色的農家衣的時候，纔又想到

新來的客人，便問那老女人，恰恰捧着耆佛的撒摩跋爾（一）進來的，說

『這個，瑪克希摩茲，你的房子租去了麼？』

『租去了，謝上帝，舍爾該，伊凡諾微支（Sergej Ivanovitch），六個盧布租去了。我想，倒是一個安靜的客人。』

『怎見得呢？』

那老女人用白滯的將要失明的眼睛看定他，兜起了乾枯的薄嘴唇說：『六十五年以來，舍爾該，伊凡諾微支，我活在世界上，什麼人都見過。看的眼睛都要瞎了，』伊苦惱的插嘴說，又做了一個不平的手勢。

大學生不由的看着伊的眼睛，想要說些話，却仍復嚥住了，待伊走後，他便去敲着隔壁的門，叫道

『喂，鄰舍的先生，你可願意喝一杯遷居的茶麼，怎樣？』

註一 Samovar，俄國特有的一種茶具，金屬製，可以生火煮茶。